V
K 711.82
L961

册：19

為天子父　四句　李來泰

就尊養以言孝固有獨隆者矣夫必尊養至而孝至無以處孝至而尊養不至者也乃舜之遇已如此且事親而以孝名非人子之心也顧孝之事有盡而孝之心無盡乃事克如其心矣而猶致疑于其事將孝之事隱而孝之心亦隱今論舜而以孝之大于尊養者言之天下固有能為養不能為尊者矣菽水可以明恩而鍾鼎無以致敬際錫類之感有窮于分之無如何也抑有能為尊不能為養者矣世室可以志懽而几筵亦以生感當追崇之日有傷于時之不及待也二者惟舜無憾焉夫古未有以天子父名者亦未有以天下養稱者斷自舜之事瞍始一考

兩至字

尊養之至

兩路夾發

是古未聖人破格事

SEP 18 1940
580875

于曆數之傳而見之皇炎以降盡陰世及之傳顓嚳以來皆屬一父之子按圖而稽繼述不聞有以子爵榮其先之文其側陋而升聞者獨歷山之聖耳驟然而享異量之榮瞍心必有所不安乃昔則父本支而不足繼則父天下而有餘舜固有以安其心矣特其時文章尚簡謚號無聞僅得意之曰養耳而舜已無他求也以為如是而尊之可至養之可至即以為孝之可至也一考于郊廟之典而見之上古無祀法本天者統乎尊陶唐肇郊制本祖者統乎親入廟而誦功德絕無合萬國以享其親之說其匹夫而稱宗者獨窮蟬之徹耳忽然而多推崇之制當日必有疑其私乃生受玉食萬方之奉沒可俎豆天祖之間舜固有以定其制矣特其時歌頌不作颺贊無傳僅得概之曰養耳而舜非專恃此也以為如是僅尊之已至養之已至未敢為孝之已至也蓋以得天下為孝而加功德于其親與以孝得天下而貽令名于其親其廣狹有間矣堯不得私其子者舜亦不得私其父此至之無可至者也而尊至是養至是無天子之名而有天子之實舜之為父子者定抑以天下驕其親而使親樂我為天子與不以天下易其親而使親忘我為孝子其大小懸殊矣不以宗瞍而堯失其為君者即不以紹堯而瞍失其為父此至則俱至者也而至是而尊至是而養天子必有父而天下非傳之父舜之為父子者定舜之為君臣者亦定奈何昧舜之心并疑舜之事哉

二比已分尊養而

每比中又側落亦有微疵

疑有誤

後是舜之尊親養親

必無臣父之理

并微舜不臣堯之說

只將尊親養親之至寫得十分滿足臣父之妄不辨自明縱橫排奡靡不醒透○玩注既為則當字四句是側落不是平分中比得之○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為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即為至孝也漢高心善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羹餘智耳豈得為至孝哉後一比深得此意言人所未及與余論中庸大孝章有合如時文言則古來作賊窺伺神器者皆可謂之行孝矣可乎

為天子　李

詩曰永言　謂也　周景濂

帝孝無可擬後有以之垂法者已夫舜為法可傳惟其孝也至武而繇詩以昭其則不猶然此志與孟子謂夫北山之詩吾既繹雲漢以釋之矣若舜尊養之至之為天子有天下是豈尋常數見之事而傳之永久人之可法者哉然苟其卓絕之迹而有溢于孝之量苟其卓絕之迹而終未有溢于孝之量則天下之大后世之遙起而嗣續者有人起而歌思以勸著于無窮人有人也何也推孝子之心未嘗以是為度越而不顧也抑苟其殊異之遭而有傷于孝之理苟其殊異之遭而卒未有傷于孝之理則家國之間事變之大或為其事而天下信之或傳其心不

必更為其事而天下猶將信之也何也推孝子之心未嘗以是為滿盈而不安也嗟夫揆罔極之深衷即陟后猶然孺慕表人倫之極至即後禩所共瞻依故不知上世之事以后世明之必可明矣吾于下武有取焉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于稽其世大勛之集而引為文考之克開殷命之弋而指為順德之伊媚苟如今人持論將毋疑傷厥考心大貽後世口寔哉而作求是式獨何以詠也乃知父子異道之際其苦心紹述者總未可以深言而範圍不過已如此矣吾亦安知師錫之舉必纘緒而後能追惟是賦詩斷章取其思之橫塞無窮可焉天人往來之理其光明洞達者又無不可與共白而昭茲來許有如此矣吾亦烏知五十之慕必未受而始能合惟是理至義起取其思之同歸一致可焉夫小儒泥古不知大義所歸而俗見支離復別有新奇之說此無他以為天子有天下非復人子之事而天下後世所共法耳亦知前人之迹後世有代舉而明之者同出一詩章也臣父之說胡為乎來哉

引詩以証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爝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文亦雄邁可喜

啓賢能敬　一句　　笪重光

觀君道之克繼、而夏有其子矣、夫與天下并傳者道也、而啓能敬承之禹、何憂其不繼乎、且人君而能學天之事者即天之子〻而能學父之事者即君之子父子之間無事不可相授而有父不能傳之子〻不能得之父者則道也是道也丹朱不能承之堯而舜承之者也堯之道雖不絕于丹朱而丹朱則不可謂繼堯之道則道為舜之道可也是道也商均不能承之舜而禹承之者也舜之道雖不絕于商均而商均則不可謂繼舜之道則道為禹之道可也若夫禹之子則何如也蓋賢者也何賢乎能敬承繼禹之道也禹以天下為公必不以天下之道而反私

○為○吾○君○之○子作抵

○遠○道○字○朋○爽○

○如○秋○朮

○從○堯○舜○層○次○出○禹○之○道○妙○絕

○出○題○不

○苟

之若當日鑑二帝之子失道而并失天下因以自敕其子是欲以傳道者借以傳天下也非禹之心也而啓則自敬之矣平成水土之功諸聖人已身任其事則後若無所表見祇是兢業之心舉吾父所受于帝而為道者不敢令其廢墜也則啓能自見于未有天下之日者也禹以天下為急必不以天下之道而姑待之若後日如湯武之子有天下而後學道且以重累其臣是將以抗世子者借以抗賢人也非禹之意也而啓則自敬之矣有危不道之征夏天子未身及其事則始若無所樹立唯是欽崇之意舉吾父所錫于天而為道者不復憂其似續也則啟能自立于將傳天下之先者也人心之去留亦大可見矣百年之內而立其主而二易其姓甚矣天子之子尤危于庶人之子也庶人之子不賢而終為庶人天子之子不賢而不為天子觀于堯舜之後而不免于不肖則凡不至于甚不肖者皆可繼吾君之道也而不意其竟賢也則雖有他人之在朝如舜禹歷年之多者且不能掩我天子之後國勢之安危人大可定矣三朝之上各多其臣而各一其子甚矣虞夏之子尤難于殷周之子也殷周之子賢而多而又當傳子之天下虞夏之子不賢而少而又當傳賢之天下觀于朱均之外而不復有賢嗣則凡僅有其一子者未必能繼吾君之道也而不意其甚賢也則雖有他人之在位如舜禹澤民之久者且不能易我天子之親嗟乎啟固異乎其為子而

益固難乎其為賢也。

議論奇快。易入縱橫家言。以私意窺測聖人。如蘇氏史論。李贄之藏書。得罪名教。曠劫莫贖矣。此特辨而嚴。醇而肆。腐豎聞之。讋懾異流。又不敢借以恣其私。此真可以論史。

啓賢　筮

匹夫而有　二節　饒宇拭

概舉興廢以伸在位之天。權不繫乎師相矣。夫薦之有由。廢之不偶。君也天也。信乎仲尼以匹夫終。伊尹周公以相臣老耳。于益乎何疑。粤自唐封入繼。匪由薦天。夫固均有土也。逮啓明之舉。得自朱均。而有德者貴矣。然等而降焉。豈曰夏子商孫盡皆桀紂者乎。故廢興命也。其得也不偶。其失也亦不偶。有以處夫聖人而為天子者。亦有以處夫聖人而不為天子者也。請得概而論之。有虞之天下。始也讓而終也亦讓。夏之天下。始世及。商周之天下。始征誅。古今之升降。皆出其中矣。然吾有說以處此。有鰥在下。厥貢方來。德其首庸也。幸而帝子朱耳。均耳。不然則

快語如金石說手

壬辰

（擊峭）兩賢而二君也天若靳之即天子亦若靳之矣曷云薦也夫惟德隆于
（皆見手法）已薦孚于天故其事大異于益尤大異于仲尼仲尼布衣耳上之不可
等于舜禹下之且不得與益與伊尹周公等吾終傷其為後世之天矣
（轉惟竟渡）雖然仲尼之退老無以遇夫盛世之為天子者也使仲尼而有天下又
難以安夫繼世之為天子者也繼世之為天子以有天下何居夏商周
之事日在吾前矣啓象賢也益雖聖從王而聽命焉且無論商之六七
（文勢頓蕩論次英瑋）君皆賢聖周之成康為令辟也即五子作歌而未隕厥祀一旅可造而
興起中葉夫非天命未改者與且桀不登大亂成湯不過諸侯紂不名
獨夫周王亦一西伯必也人之云已天其廢諸是以一經鼎革再尋干
戈天有亂命人定天也冕服郊迎避謗東山天無易命天勝人也何惑
（偏推舜禹）乎伊周之聖上不及虞夏益之不君豈異商周君臣也哉然則使舜禹
（作待賓主方盛然此史法也）而處益地亦終其身益焉已耳不則匹夫已耳況伊尹周公乎兄干仲
尼乎

錯雜中位置不亂縱溢處指歸不移勁婉靈心令人迷於窮歷

匹夫　饒

匹夫而有　二節　張居昌

不盡以賢為與者亦天下之常也夫使必與賢則仲尼不以匹夫老矣且蓋伊尹周公何以不有天下乎是可尚論也世之論禹不及舜其說亦似也君而稱帝者至舜而終相而不王者自益而始則天下之故將以總世為不利乎雖然天之加意於匹夫者一而加意於總世者恒十之不可為亦不可致是命之所難倖也若使匹夫皆有天命則奸雄分竊其勢不可以支而為帝王子孫一變而庶人亦甚足歎也故匹夫而有天下者其事至奇而不安至逆而未易以為施舜禹而後未聞有以天下相讓者獨恨以仲尼之賢不生於堯舜之世遂使其德為舜禹其

是上文界脉

入手便不洲

一夫總世一筆提出氣既健

尖論亦英矯

（轉拔不測）

位不舜禹也且舜禹獨非匹夫哉有天子以薦之力而天故許之仲尼之時東周之天子不能薦人即有薦之而天亦未之許也然則仲尼之德日大仲尼之心日小矣（頴快開闢）蓋以為前乎此者益與伊尹周公已如是也（第二節只輕放為益在上而伊周）益與伊尹周公不必為天子仲尼何必為天子哉（有作文也）夫唐虞之天下不歸乎繼世而歸乎匹夫者豈貽謀不善耶抑天為之耶如盡委命于天則繼世之君天宜不忍廢焉耳乃朱均未嘗為君使之為君亦未必即如桀紂而預廢之何哉蓋仲尼之德若舜禹而天不待之以舜禹也朱均之不德未若桀紂而天已待之若桀紂也且臣於舜者禹有天下益竟不有天下臣於桀紂者湯武有天下伊尹周公亦竟不有天下是益既屈於禹又屈于啓伊尹周公既不得志於湯武復不得志於太甲成王也繼世者非禹也在禹之子啓也繼世者又非湯武也在湯武之子若孫太甲成王也而後知益與伊周之所設慮即仲尼之所制行耳（此真無可如何說來卻頴快開闢）嗚呼能耑天子之事且以志在春秋矣彼相于夏商周者其才其智豈有薄而不為哉重言繼世亦以戒天下後世匹夫之為人臣者（約辨一片）

（老筆斬然）

匹夫傳賢繼世傳子世及之禮定則升庸之事絕兩節看成一片暢快言之使平鈍人乍讀而駭細思而喜胸中便開多少門徑

匹夫

匹夫而有　二節　郭曰璲

有德而不王者不獨益亦各遭其埶然也夫以仲尼與益伊周之德之賢均不能王雖其遭遇異時亦天意不在不可興也且天意有在不可廢也獨益乎哉吾觀軒轅帝嚳以前嗣服繼世聖神代興自唐侯代摯因以有天下之名歸之至舜禹而屢變矣變則必復其所自始以故夏商傳國歷世不改間或荒君稗政起而傷之然或四百年或六百年而止物盛而衰埶之相激使然也降而春秋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有人焉達王事誅篡竊功不在益伊周公下惜乎王人微弱既無自替避賢之埶秦楚僭儗又多帝制自為之心故終于不遇益之不幸未若吾仲尼

（逡出帝主）（有天下獨出新義）（好事挿）（出仲尼顧章主好）

不幸也夫仲尼殷人也一姓不再興他如伯益封徐斬自章羽烈山之後亦浸微矣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仲尼之不能以德王諸侯王之不能以力爭一也信若是天其薄于夏商乎非也天之篤夏商猶之周也觀于其待繼世知之矣禹以及身而王其先非有世德之求人親承舜授[illegible]之統未定俟為之子者稍未能克纘前烈天安得却神禹之薦而不以畀諸益哉乃天子之薦與仲尼異而不有天下與仲尼同天意若曰天下重器傳天下若斯之難而更相推讓長此安窮且其後安盡得如舜禹益之相之可托者故益之于啓兩賢相阨固無足怪獨是伊尹周公助先王匡定天下勳業綢焉固足以據商邑而來九有開中土以納四周矣而亦與益同以相業終誠以商周之先皆有明德數傳而後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耳向令桀紂不生夏商之祚至今存可也蓋天之待商周繼世之君自其待啓而其事已定天之待伊尹周公之相自其待益而其途已開然傳賢之典至于益而遽絕不昌大其後無以服盛德之心故伯翳之姓光于秦王世及之傳至伊周而久安不稍弱其後無以消凌奪之漸故陟禹之裔世守微封天之意亦既周且詳矣或曰朱均非繼世歟天令舜相朱禹相均亦可絕祖武將舜禹之烈與益尹周公侔矣若謂天生舜禹不得不廢朱均則生仲尼何以不移隱乎且天之報施二帝人何薄也蓋嘗論之運當隆古天亦神奇屢見

非恒聽所有

不顧臣庶之疑世漸澆訛天亦拘守故常恐啓黎民之懼抑風俗淳厚人無覬覦之私堯舜讓而朱均亦不與舜禹爭智力並興家有闇干之志桀紂亡而後人尚以湯武為僭君子以世變為已極矣聖人因風會之變而用其權非聖人之為之而天之為之也

於共解中發泄極不可解於難解中發泄確有可解說得造物歷然不爽天也二字呼之或出雲垂海立之文

匹夫　郭

周公之不　節　劉欽鄰

詳列周臣之遇可無疑於夏事矣蓋宜有天下而不有天下者自蓋與尹始而公其復覩也知周公則知蓋矣且夫以聖人之德而不得崛起在位此亦千古之遺憾也然學者多稱往古至當代或不傳後之人又孰從而信之吾謂不觀後人不足以見前人之遇不觀前事不足以徵後事之符而曠世一揆者夫固可同堂而論已吾言蓋之不有天下請進尹而論周公可乎夫公固宜有天下者也公之為公不類尹亦不類蓋何也蓋與尹皆異姓之臣而公則叔父之至親者也蓋與尹固有功於先世而功則沖人之負扆者也公固宜有天下者也然而欲為公解

是從蓋尹說到周公

入手歷然

不得不先為益解欲為益解尤不得不先為公解欲引公以証益尤不得不引益以証公欲引公以証益欲引益以証公更不得不兼舉前乎公者與後乎益者以証公若曰如公之才處公之勢如公之德值公之遇公之不有天下不自公始也公之先固有前乎為公者矣以秉珪植璧之聖而僅與望瑱畢散同其尊榮論者謂得統若斯之難也而不知即箕山往事數百年而今再見矣又何論有商之世乎是宜有天下而不有者公所以克紹夫益也而尹則中立而傳之者也以多材多藝之彥而第以龜象鳧繹錫之土田說者謂天心誠不可問矣而不知即七年舊輔一再傳而如一轍也又何異一德之臣乎是應有天下而不有者益久矣先公而倡也而尹又遞起而衍之者也是故明乎公之不有天下則知公之自安于臣節也繼世之典自益而啟者不自益而終彼益之後尹且然矣何獨于公而不然耶且明乎公之不有天下人不第公之自安于臣節也與子之法至公而繼者不自公而開彼公之先尹已釋然無憾矣何獨于益而不釋然無憾耶知此而德衰之譏可不辨而自明矣

全章則益為主伊周為賓此節又周公為主益尹為賓周公與益互為賓主伊尹則賓中之賓固須賓主歷然〻公之不有天下本不[illegible]益尹而所以猶益尹者大有議論典据在豈可僅以油纏側挑了事

錯徐中頻猪井〻又誅大

氣舉之

位置處錄兩不錯

顯然重公隱然重益看其運筆之妙

乎此文巧力虛實俱到可以為法

周公之　劉

孔子曰唐　一節　馬世俊

禪繼皆原於天可援聖言以斷焉夫禪與繼殊斷之以天而無不一也有孔子之言而此義固較然矣嘗謂仲尼不有天下而天下之氣運皆自仲尼論定之春秋之際盛衰之故紛如孔子為之黜功以伸德抑人以尊天而獨伸大義於天下曰唐虞尚矣嗣此而大統三建由今思之豈非天哉中古無為其任天下也易其讓天下也亦易乃弼服建師至夏后而法始備則以夏后之法為法者知天物不可以屢更二帝揖遜無留天下之迹亦無去天下之迹乃創淫懲傲至夏后而心愈危則以夏后之心為心者知神器不容以輕授蓋禪與繼之必不能同者皆有

（不畧孔子曰三字有眼）

（其義之源）

（從夏后入手頭）

（章旨也）

義行其間矣如別其義而言之不獨禪與繼異即禪與禪亦異何也師
（反將不一佚醒其義之一）
錫創聞於側陋奮庸考績於司空不一也如別其義而言之不獨繼與
禪異即繼與繼亦異何也令辟承祧於征扈沖人嗣曆於負扆不一也
自我而論則不然曆數在匹夫而群聖相揖於同時夫既以一朝而兼
帝王之運則禹社之建雖繼之數百祀而不復疑其私擁也唐虞無私
（新闢可）
（喜豫見五代一線相承）
之意夏后殷周之祖皆親見之雖謂禹以禪湯湯以禪武也將無同徹
子既不淑而敬承獨毓於青宮夫既以一代而分官家之局則本支之
寄雖繼之億萬世而不復憂其可變也唐虞不變之道夏后殷周之世
（句句從唐虞說到夏殷周人）
（無凌亂之病）
皆遞承之雖謂湯以禪甲武以禪誦也將無同然則唐虞以先無繼乎
（引而伸之其義盡矣）
曰有之五德遞勝何莫非神明之冑乃當其賢則顓頊可嗣軒轅之紀
當其不賢則帝摯不可續高辛之祀唐虞擇人而畀亦猶行古之道耳
豈夏后而獨有道更世改之嫌然則殷周以後無禪乎曰有之百世難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知或更有非常之舉乃繼非其人則天命未改猶有守府之思禪非其
人則物望所憑遂有篡竊之事唐虞疇咨而命早已立後之防矣豈夏
后而獨無亂紀墜宗之懼嗚呼舜禹何必不固辭朱均可獨無德讓而
禪者終禪矣阿衡叔父何必不久于七年祖宅貽謀何必發祥于四日
而繼者終繼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入庸手便只做得一也兩字矣此纔是其義一也揭出天字是其義

之所從出。中云唐虞無私之意。夏后殷周之祖皆親見之。唐虞不變之道。夏后殷周之世皆遞承之。見其義之相循。將不一翻一。見其義之無定。引伸于唐虞之前。三代之後。見其義之不窮。至其提挈夏后綰合章旨。猶狡獪伎倆也。

孔子　馬

天之生此　三句　張永祺

推天生民之意。而覺之權有耑屬焉。蓋天之生民。非限以知覺也。而先後自分。是不可識使之之意乎。今夫事而無與于人也。必其無當于天者矣。而聖賢出處之大端。豈僅自善焉已乎。蓋其質有獨殊。而待成者廣。以是為簡在之理。誠不可與以私也。尹之念及于天。以為天之于此民也。豈無其意哉。厚薄之念不分其愛一二人者。必不過于愛千萬人。故其生千萬人也。即以生一二人之理。而不聞其異。乃因材之篤。自若其略于千萬人者。未始不詳于一二人。故其生一二人也。雖兼予之以生千萬人之理。而不病其私。此其意吾得而求之。彼民何嘗無知覺者

起勢突兀而切中

乃邊說來其義乃全至理也而聞者翔獲

耶明敏之資天未始限人以不足蓋業已生之當無不可生者也而天若以為非生之事也彼民亦何嘗不可覺者耶昭明之性人無不得天之同然蓋既可覺之則亦生而固有者也而天又若以為非盡此民之事也是故知覺原無二也必有一獨先者而人處其後先後亦非遠也必有一操覺者而人待其成清濁之氣天生之不能一之而有使之一者夫固有先焉者也即此生中之一人而行而著習而察默啓其萬物一體之懷而不能已焉天固便于使一人而不妨多于生衆人矣知愚之質天生之不能同之而有使之同者夫固有覺焉者也即此知覺中之一人而思若啓行若翼陰寄其相協厥居之意而不忍遺焉人果有以代天心而天亦不虛于使一人矣由是覩之知覺之權可諉之天而已耶體陰隲之心而不甘于獨善廣裁成之化而不苟于自私是則尹之志也已

此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下予天民三字神理緊接全于首句中闡提不急出下二句養局有法而自任天下之重意已繚繞于言下

翻跌皆有思致

不輕落下句顯神愈露

先觀此意好

着眼

損來有步驟

天之生　張

孔子進以　有命　黎敦簡

觀聖人之進退、以自定者定于命焉、蓋孔子惟禮義之自為進退耳、得不得之故、可以吾意斷之、亦可以孔子之言斷之、今尚論者于古人行事往往以世俗之見斷之、苟有離俗之見者、則知其去就顯晦之間、風教固殊焉、蓋去就顯晦、未有不自定者也、而何世俗之論、能為損益哉、我思孔子、辭卿彌子、引命以斷、豈得之不遂、而以詭秘自藏乎、誠以羞彼嬖人、令知顯登而為國寵光者、不在彼而在此也、夫孔子當日以禮義立天下之防、秋官命矣、端揆攝矣、書社乎、或沮也、女謁乎、可行也、是蓋有進有退、有得有不得焉、而孔子不以命自置天下、亦不以命置孔

落墨白有瀟洒出塵之致

有命勾出得岸異

子其所趨舍皆發然與世殊異然有疑焉禮義所以立身也命所以防欲也言禮義者不可言命言命者或不可置禮義使聖人一制乎命不制乎禮義則是命之說固甚便于天下之為私者也然禮義可語君子命可以服小人何也進不期損退乃獲益裏素之未裕何可以嘗世進或違己退或忤衆夙修之何期遂忍于苟且而孔子豈然哉其言有命也我知其不謂命也夫有進退也我知其進退也非猶夫人之進退也其進也蓋以禮其退也蓋以義也夫三讓而進人猶疑之一辭而退人猶忌之量而後入見美猶慕載質以行願望猶生是進退之未可定而得不得之于人未能漠然也人亦有澹乎得失者其澹也不如其忘也身世之故譽或多凶懼或多功此中皆有莫為而為之數人亦有制乎得失者其制也不如其任也閱物多變成亦可毀愛亦可憎此際豈無夙夜自銘之理觀夫孔子之進退其于得之不得若無與于己者而何衛卿可得之能動也哉則其曰有命固孔子所以自防而亦以防人者也後之稱古昔率先民者書缺有間矣至其揚素士之淵修而鳴天懷之高引者則無滋他說也

聖人不言命間或言之特為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于此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于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

不然下一層耳其識經曠故文境高古絕塵

孔子進　黎

知虞公之　節　王　按

辨要君之誣者即其知與賢辨之焉夫奚而非知且賢則謂之要君可也觀于去虞相秦之事人柰何以奚為口實乎且古人之心所以不白于天下後世者其咎不在古人也後之人往往借古人不必然之事以自便其私而古人之心遂不可得而白矣惟為之跡其始終表其出處而後知古人之識與古人之才皆有卓卓可見者則雖有好事之說人孰從而信之彼以食牛誣百里奚者亦曾取其仕虞不諫之故歷歷觀之乎君子之論人也不觀其人之識量則不可與斷是非不考其人之才能則不可以定優劣假令奚之為人果其闇于虞君而薄于待己也

○壽○虽○雨○之○乍○激○

可疑也非然則必不知語嘿之宜者也可疑也非然則必不識進退之義者也可疑也非然則必不能擇主而仕者也尤可疑也即幸而得志亦不克發一策劾一謀而徒自卑以求用自屈以求伸則雖以辱身賤行之事加之其誰曰不可而亦知奚之為人果何如者哉

○智○賢○華○援○

○逐○句○觀○蓋○

○有○法○

夫奚蓋智士亦賢人也于何知之于去虞入秦之事知之當日奚之不諫非不欲諫也知虞公之不可諫也其去之秦也固欲用其所未足也計其時蓋年已七十矣其閱歷多其觀變熟矣況食牛干主其汙已甚使奚而愚人也則可奚固智者奈何以是疑之而奚之智可論矣其不可諫而不諫非不忠也能知嘿也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非潔身也能知廢也不可謂不智也將舉于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非貶志也能知興也可謂不智乎

○屬○不○行○出○

奚非特智而已蓋以智成其賢者也嘗觀秦穆之伯也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顯也孰顯之相之者顯之也其傳也孰傳之相之者傳之也度非賢者不能也今而後可以辨食牛干主之誣矣夫奚之相秦將以成其君也以成其君之故而至自鬻其無即鄉黨自好者且不出此魯是以奚之賢而顧出鄉黨自好者下哉吾故曰奚蓋智士亦賢人也奈何以食牛干主之事疑之君子于此亦可以得觀人之一法矣

孟子本文已極花簇好看作者實難下筆略之則無情詳之則冗實

凌駕則失口氣順敘則無意思須看其搏捖襯簟拆剔處如庖丁之解牛游刃于湊理之間不覺髖髀之骫髒矣

知虞公　王

伯夷聖之清者也　李昌祚

聖人之清聖人之難也蓋伯夷所遭之時有不敢以清見者而夷固聖人也尚論者其察乎清之外歟歷稽古人何不相蒙也出處之際亦何俱不敢苟也然而定一人之大者必取斷乎數人定數人之長者則先舉夫孤高之一人何也古人之學能無過乎君臣父子之間而其學始為寡獘古人之志能曲行於辭受生死之地而其志方為有主我言伯夷即可見矣處危疑之朝而無委蛇之行則居心也介而厚率胸臆之見而無嫌疑之端則措躬也坦而嚴謂非聖之清不可也聖立於無可加則昏濁之念自無得而有矣乃弔往事有已不必不清而成名不必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

捂斷而嚴簡而盡

弃下文遠狀作欣

於清者有克全乎清之量而人終不能名以清者夫如是清之名自伯夷成自不得不自伯夷受也聖夏乎不可及則刻苦之事自無之而避矣乃觀在昔有成名不必於清而終無損於其聖者有清襪成其一名而統體不間於非聖者夫如是聖之清自伯夷名之自不得不惟伯夷有也所以天厄大忠中外禁聖人之名一家之元老避矣而獨不至小君之公子者人知其清不知其聖也夫不知其聖〻之清不測矣從來矯然自高非人臣所樂居而夷竟居之若愈明其至性哉帝臨武后左右新聖人之戴同歸之尚父且起矣而卒毋動亡國之義士者或知其聖又不知其清也夫不知其清聖之清足尚矣從來孤行一意亦大道所甚忌而夷未忌焉且益振古如茲哉乃知定數人之長首及伯夷者士人之所重在氣節定一人之大因伯夷而次及焉儒者之所法貴進取俯仰千古孰有盛于孔子者乎

聖人所為使于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〻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為多非謂其以清為聖也論斷駿偉却道得聖人分地明白不似低手寫入派高一流作獨行傳贊去

伯夷聖　李

伯夷聖之　六句　何承韶

嘗讀魯論一篇聖人訊評折衷之書也其臚列古今上自五人十亂八士逸民旁及列國名卿大夫裒訊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而獨未嘗一及伊尹伊尹者孔子之所不忍言也伯夷柳下惠孔子一以為賢人一以為逸民孟子進而上之至于聖人伊尹孔子所不道孟子獨取而長言之觀其遊說列國燕桓文而崇湯武意其所自處者疑非伊尹不為嗚呼伊尹之所為者極難耳夫起僻陋之中躬為佐命之事如尹得堯舜之道則可不然首禍也況乎桐宮之放前古未聞尹以一身而朔二雖前教太公鷹揚之舉後開周公居東之事其亦幸而不生于伯夷之

直提孔子作主發論最始通章

奇而確

正孟子特識

孟子以王道進齊梁自任如是

神入伯夷妙
世不見黜于伯夷也夫以伯夷之才豈不能為伊尹所為而始也習于
奇横絶羣
避紂終也勇于恥周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伯夷者
起而與太公共扶絕業殷雖未即興吾知周之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
也惜也周時已至殷祚難持太公奮鼓刀之志伯夷不得已而叩馬
聞彼其心豈謂吾可以死爭以為不如是無以愧后世之隱忍以求生
而卒不得生者有聖若此可謂清矣雖然士君子砥礪廉隅激揚清濁
凡以為道也至于生民日蹙世界毒痛而謂莫能起而擔當焉是誣上
天以不生才而視天下果不可為也如伊尹者豈得謂孔子不稱而遂
泯其伐夏救民之功哉且夫伊尹者以為區區之介猶不足以易吾之
大計蓄一精懍頓忘之心少緩放蔡之擧坐令天命失乎斷須神器危
又截斷後世訐緣
乎累卵國祚民生誰職其咎吾頓後世之士無徒藉口桐宮為要挾進
從旹之語妙
爵之謀又句以五就湯五就桀比之朝秦暮楚之徒何嘗波其任固不
同也夫物忌孤芳功畏不賞以自我之量而狹非常之勳究之清可師
刻亦可忘任可畏寡亦可危若柳下惠者蒙恥救民仕乎定衰之閒以
惠之介使其正色立朝詎不毅然偉丈夫哉奈何不得志至于三黜不
人神尹齊妙
去乃徒崇為柔柔從容不強察乎之態彼其依仕玩世視伊呂尚不希
夷齊何足慕固自處于不王不伯之間以俟後世之知我者世徒見其
任懷自得而不知其聖之和者也揔之古人之行事不同而聖賢之論

說透孔孟閒揚大旨合一處上下千古目光如炬

史各別孔子尊周而抑臣故夷惠雖不至王魯論善之伊尹雖能王之魯論不言孟子貴王而賤伯故管仲措其君于甚賤以顯其君春秋雖善鄙之伊尹措其君之甚貴以尊其君魯論雖掩著之其義一也然至論聞風興起亦及夷惠而不及尹又豈非清和可學而任不可學歟

補此義更妙亦是古論收結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寔寔見得如是故足為千古定論評文者每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于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尊信之寔矣此等議論最害道竊嘗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為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孟子頌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寔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尤極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闡論嚴正微旨可見此文直提伊尹擬孟子是尚論具眼或議孟子勸齊梁為湯武為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光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與辨才如此文乃足與論古耳

伯夷聖　何三

孔子之謂集大成　朱彝

擬聖以大成大于其能集也蓋孔子唯兼諸聖之長故曰時也進而擬之所謂集大成者非耶且吾列孔子于羣聖之後而以時歸之亦足表其異矣然必有其體之大備而後成其用之威宜則所謂大備者吾又何以名之哉請得專論夫孔子孔子非有所出于三子之外而有以合乎三子之全也夫三子唯專守其偏也故能各極其至乃孔子極其至而又能合其全焉則何謂也孔子非有所加于三子之上而有以綜乎三子之備也夫三子唯各極其至也故卒至于偏乃孔子綜其備而又各極其至焉則何謂也吾觀于樂矣夫樂有小成焉有大成焉小成者

取一音之成方者而盡其變大成者合八音之克諧者而會其全然則伯夷其一成也潔音之韻至此而觀止矣柳下惠又其一成也和平之聽至此而無餘矣伊尹又其一成也振厲之操至此而無憾矣然此謂之小成可也謂之大成不可也唯我孔子以明備之躬而建中和之極故求之一成一成在是也求之衆成衆成在是也唯我孔子以兼綜之能而極情文之盛故有時用其一成而無奪倫也有時用其衆成而無凌節也夫是之謂集大成也或謂三子開荒略之始故僅得其專孔子述文明之後故獨居其備此其說非也夫人亦論其成之何如耳而如謂後來居上則是六代之宮商又勝于九成之美善也有是理哉或謂三子承偏勝之餘故出其偏以相救孔子繼大盛之後故用其全以相統此其說亦非也夫人亦論其集之者何如耳而如謂時勢使然則是歲終之大合無異于四時之旋宮也有是理哉然則所謂集大成也者又不可不進論之矣

分別已在上義解都在下拈此句人多窘仄矣安得如許意論疊發盡奇極變耶○通篇不纏清任和油調高絕

孔子之　朱

金聲而玉振之也　趙炳

一人而操羣聖之全猶金玉之足以概全樂也夫聲與振者金玉也而能使非金玉者皆入其中聖之大成猶是哉嘗謂萬物之形體各殊能以一人而備衆人之道者聖人也又有大聖焉以備衆聖之道萬物之形色各殊能以一物而通羣物之情者殷辛也又有大音焉以兼羣音之情知樂則知聖人矣夫孔子於三聖何以謂之集大成哉一物動時不能使衆音皆響然羣動未啟必有一物以開之逮乎八音齊作仍不離一物之意而後知其包舉之大也一物靜時不能使諸籟咸寂然羣動將息必有一物以藏之是以九奏既成咸歸於一物之本而後知其

（此並分別）（是大成精意）

藏息者固也則所謂金殼而玉振之也鐘磬亦有獨作之時金自盡金之事玉自盡玉之能不相謀也惟襍乎衆音之中則二者為獨尊謂殼從金出振從玉出則絲竹之類應不相通何以異人異器而入於耳者如聞一殼則統之至精也鐘磬亦有相生之道金出之以歸於振玉藏之以養其殼如相濟也故超於諸响之上而二者有同功謂殼專屬金振專屬玉則殼希之後應不相存何以異人異代而平其心者猶同一日則定之至神也律以黃鐘為本金殼高則樂皆高金殼卑則樂皆卑是玉亦有不能自主之時若夫氣盡而持之以辨樂之所以飾歸也則非玉不為功耳金以從革為性吹律者不用金而用竹量衡者既用鈞而亦用石不若玉有自立之權若夫氣衰而震之以嚴樂之所以藏往也要於金為餘事耳殼在金內亦在金外故有殼之物金皆得與于其中振從玉生不止玉受故有殼之後玉皆得收於其內孔子亦猶是也白腹為之不過一殼無不殼一振無不振數言厮纏而已安能于典則中獨取精義始定智聖闡提并下節聖由于智意亦包攝在裡豈非神解

金聲　趙

智譬則巧　二句　鄭惟慶

取智聖而分擬之、將以觀其合也、夫藝必藉巧以為之、而力所以成其巧也。以是分擬夫智聖、不可得其要哉、且吾論聖而擬之以大成、亦既得其全矣。然猶未悉其所以全也。蓋即吾所引之端、求其理以合之、而有肖有未盡肖。不如即吾所析之理、更求其事以擬之、而一肖無不曲肖也。如孔子之集大成、以智始而以聖終也、固已。夫以恒人而論、有能始而不能終者、鮮有能終而不能始者、則似克終之難、甚于創始也。不知此在恒人則然、而在聖人則不然。是合始終以論智聖、而智聖之義不著。抑自聖人而觀、非始無以成終、非終亦無以成始、則是慮終之難

（分曉不是閒文）

（便作側勢）

（側翻便巧妙）

等于圖始也不知此在聖人皆然而在大聖人則不盡然故即分始終以觀智聖而智聖之義不著則集大成之義亦終不著然則吾又何以明夫智聖哉則必有一事焉可合智聖而擬之而後可以明夫智聖則必有一事焉可分智聖而擬之而後可以明夫智聖則必有一事焉不必取智聖而並之而後可以擬夫智聖則必有一事焉可先取智聖而並之而後可以擬夫智聖然則智其譬則巧乎由道言之謂之智由藝言之謂之巧豈非不相類而相類者乎抑聖其譬則力乎以德言之謂之聖以技言之謂之力豈非不相似而相似者乎夫巧必藉乎力力必藉乎巧一事而兼用者也故可合而擬之也然巧者未必力力者未必巧一事而各見者也故可分而擬之也抑巧不必等于力力不必等于巧一事而或有所尚也故不必並擬之也然巧必竭夫巧之量力亦自殫夫力之能一事而各有所效也故不必不並擬之也是故精微之理恃智以啓之譬則藝之必藉巧以謀之使謀之而不遂或有與巧分過者使謀之而遂而有善有不善焉寧復有與巧分過者乎智之為智亦若是而已矣廣大之業藉聖以任之譬則技之藉力以為之使為之而不成必無為力任咎者使為之而成而有同有不同焉則力亦寧任其咎乎聖之為聖亦若是而已矣蓋巧運于虛而力徵于實虛者能涵夫實而實者所以殘其虛也巧藏于內而力著于外內者能主乎外而外

者所以聽于內也。觀于射而智聖之譬寧有遺義哉。

上節智聖分說。此節說聖由于智。而此二句尚平列。巧力欹重未得。看他偷起下意。攔截本題。思徑靈巧。直是神機鬼工。俗手但以挑襯開詞成篇。知其胸皆石凷耳。

智譬　鄭

略言爵祿之制。可以知周法之善矣。蓋爵祿者。先王馭世之大端也。略言其制。不猶可識周家封建之意乎。且先王有取天下之權。必有定天下之法。有定天下之法。必有公天下之心。固可垂之萬世而無弊者。然卒不能有治而無亂。亦存乎其人而已矣。何則。法之弊人能救之人之弊。法終不能自為救也。（從其詳。不可得聞。落想。得孟子言外意。）北宮錡慨封建之衰。而以本朝爵祿之制為問。亦知封建所自昉乎。周初旦奭分陝。一人輯瑞玉于明堂。迨其衰。而爭政分於二國。朝覲廢於五侯。遂開強豪僭辟夷子奸王之釁。周初鎬洛宅邦。萬國錫土疆於王府。迨其後。而復侯國者賜田。入王城者割邑。遂

召七雄據鼎六卿分國之憂此豈周先王列爵分土之始制失哉亦凌夷至今而其籍不存之失也今即以其略言之爵有班於天下者天子其一位矣自天子以下曰公曰侯曰伯曰子男位多不同而等凡五因是有巡狩之令有述職之典有社稷之鎮與彝器之撫爵有班於國中者君其一位矣自君以下曰卿曰大夫曰上士曰中士下士位皆不同而等凡六因是以有朝聘之圭有享頫之章有泮宮辟雍之教與司馬司徒之官凡此者先王所為以馭貴之典大小相維而成一統之勢者也自是而祿亦有班於天下者天子之地則以千里定其規模下此為公侯伯子男爵異而祿亦異而不能五十里者僅附於諸侯一同一折於是乎分百雉千雉於是乎限三之一四之一於是乎供自是而祿亦有班於國中者畿內之臣則與列國相為表裡外此為大次小國地殊而等不殊若庶人之在官者則視諸農夫嬪器材服於是乎貢郊勞贈賄於是乎出井牧之夫數口分之世業於是乎立凡此者又先王所為以馭富之典居重御輕而收四海之心者也乃論者謂先王封建之法大要在乎褒顯懿親以翼戴天子其始存乎自衛此其說非也觀乎微子尹東蔡仲君蔡不廢侁讐二弟為殺五叔無官不恕同氣則可知其法天而不私己之意矣論者謂先王封建之法大要在乎分厚共利而彊禦未折其終卒以自害此其說非也觀於分田計口詳於王制之書

○落次節殊宮古雅○
○屹然兩大比中分兩
小段亦復綱紀森然○
○筆如岳鐵○
○班祿只因班爵下字有眼○
末節只一句該括
○是先○
○是先王委曲詳盡處○

名山大川不載封侯之冊則可知其盡制而不曲防之意矣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為必不可復余向以為先王之經理弼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制藝中不意得此昌明俊偉之作益信張子宋公不吾欺也○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于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為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為不可行以彼為妙用何不識死活哉

天子之卿　節　　劉國欽

周制重王臣所以尊天子也夫侯伯子男為天子治外者也卿大夫士為天子治內者也班祿而厚王官此周初所以內治而外安乎今夫天下之治亂視內外輕重之勢而已矣勢不可偏在內偏在內則強臣弄柄此在散天下之權于外侯權不可偏在外偏在外而雄藩負固此在整天下之勢于京師王官重而天子尊天子尊而朝廷正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方周盛時衆建侯邦以屏王室如盟府所載功臣子弟及唐虞夏商之裔詳矣爰有九卿焉二十七大夫焉八十一元士焉夫天子所以能有天下者恃藩臣也外有侯伯子男以蟠其勢斯內之權臣有所

論內外重輕之勢如指掌

此郡縣之所以失

畏而不敢為亂故周初天子之能臣皆備位外藩天子所以能懾服群侯者恃二三僚佐也內有卿士大夫斯輔政有人而外之強藩有所馭而不至于叛故周初分土之重臣皆入為卿士然則天子之資內臣與外臣等以故受地亦等云一王代起大都用天子之虛名收天下之豪傑而旋公天下之利器養天子之威尊故盛世寧虧天子之額無薄群臣之俸況文武之王也一二侯伯出治封內入勅天子且奭之屬終身不敢有其國以成王之賢而且奭夾輔以無或離是天子之卿士即外之侯伯為之制而卿等侯大夫等伯元士等子男皇恩至渥也而六服胥安矣宣王之中興也仲山申伯出靖國難入輔王室周召之屬時不離乎京畿而平惠之間卒賴晉鄭安我周家是天子即以外之侯伯為內之卿士為之制而百里與卿七十里與大夫五十里與元士大典甚盛也而元良有仰矣迄于今秦楚吳越諸侯而加于天子三晉田齊大夫而擬于天子問罪興師迨不可再見故宰咺歸賵春秋書名志貶以明紀法之壞始自王朝然而稽帝治者必於冀北美王風者重乎周南雖世漸衰弱而後人考官必概予以天子之名以示敬天之意平桓而後天下惟知有諸侯敬景而後天下惟知有大夫錫命來聘殆不知凡幾乃王人雖微猶序諸侯之上以見天子之重先重王臣彼夫太宰之聘侯策至今不敢書名上士之會陪貳亦有子男之號雖德有優劣而

周官紀職必概冠以天子之臣以見存王之統然則居重馭輕周家良法也子孫失其意而禮樂征伐出之諸侯有桓文創伯以來害不可勝紀自是而王畿千里不以惠王臣而漸夷于諸侯矣此周之所以終歸于秦也

居重馭輕犬牙相制亦老生之常談出之經術家便成宏謨碩論矣洵知真富貴語固非看人富貴者所能道也

天子之　劉

耕者之所　節　王綱

以田事例官事代耕之大略可觀矣夫耕者之獲上自下有官之獲上自上然自上而仍如其自下也代耕之制公矣哉嘗謂祿由爵定者也頗有無其爵而有其祿者雖不得比卿士大夫之列然其不得等農夫也明矣而先王曰吾使非農夫而農夫之不百畝而百畝之此其數為易淆而額至難定迨觀斟多酌寡之際卒使寡者不爭多者不濫然後知無爵而班祿較之有爵而班祿先王計此為更周耳祿之代耕此固下士與庶人在官同之然而有辨下士循上中之例當不過以倍而相降在官循下士之例已不免同類而各殊何也田家之子不樂農為伍

（所見空曠下筆便有浩氣）

（說送庶人）

在官利弊見一部周禮聖人用意處甚精

而樂吏為師此其人必筋力不足而心計有餘先王急欲得其心計而用之又恐其心計隱而不出也各懸其賞以示之而分地分曹遂不得爭取簡便以自匿編戶之民不以田力食而以官養生此其人雖才智則優而侵漁亦巧先王急欲得其才智而收之又防其才智貪而不法也各嚴其塗以覈之而食多食少始不得冒濫名寔以圖功然不按成法之所在不敢遽重而遽輕不察人情之大常亦何可意增而意減先王曰彼固從田間來也吾即以田間事計之一夫受田百畝不百畝不足以家室盈而婦子寧乞然此亦百畝彼亦百畝土化不齊漬種各別

波峭可喜

于是遂有上農夫焉問其食〻九人也夫家以八口為常而九口為庶公卿以下悉準九起祿焉而今遽得九也上也下此則上次食八中食七此其平矣若夫中次食六下食五殆其歎乎此亦足以準天下之戶口矣而庶人在官者即以是差焉農夫終歲辛勤猶不免于窮飢而官司之守不耕不穫坐飽富強之利則又誰不樂在官今觀朝廷所以詔祿者一如課農分勤惰也而官契官書官叙官令乃各畜報稱而不敢有微倖得粟之心庶人身辭畎畝既無望于秋成而官家之事一不當刑罰隨其后寔則稍廩不充彼又何樂于在官迨觀朝廷所以奠食者一如省耕分逸勞也而馭福馭幸馭富馭貧乃各安煩簡而不致興稼穡維寶之歎噫此先王之所以待庶人在官者使同于下士而又不同

近日此輩橫極買一朝有至萬金者矣

議論闊大而積寔有益經制之言

此俸薪工食之所以不可薄正所以責其廉也

于下士也哉

耕者　王

此節原只為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于農則爵位之原亦起于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舉矣然此題外微意也文但貼定庶人在官說不旁溢而議論潤大比諸作為尤高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賡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一更盤踞深固不可破矣此能于帖括中一悉其情弊雖置名臣奏劄間何可多得

耕者之所　卿

明代耕之大略而制祿之等可通矣夫封建之設從井田而起者也即代耕之祿以農為等而凡制祿者不可通哉且天下之大權在天子而天下之大本在農夫農夫安則天子安農夫不安則天子亦不安自代耕之義不明而史胥羣役因得以侵奪愚民其時公侯卿士又但知剝民自奉而先王重農之旨于是乎泯矣則不得不舉代耕之說而申明之吾觀天下之祿皆代耕者之所積也特代耕者逸而耕者勞故給升斗之糈者莫情暑雨祈寒之苦且天下之祿皆代耕者之所耗也特代耕者巧而耕者拙故列萬方之供者無忘櫛風沐雨之思審是而耕者

之獲所當計矣夫民沾體塗足經年困憊而或不得享過分之供天制之也（都在耕者二字直論通暢）庶人選于自處而所享倍優則野人崇末而棄本抑民舉趾滌場婦子勤劬而不得貪良農之稼人制之也庶人巧于自便而所貪更甚則無良飾智而矜才天下之亂必自此起而制祿之本亦已失矣故予之以百畝而別之以上農上次中農中次下農者所以使之自力也又儉之以百畝而聽之以食九人八人食七人六人五人所以責其有功也而庶人之在官者則必以是為差吾於是而知先王寓重農之旨於無盡也一夫之有百畝亦猶天子之有千里國君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不能五十里之土也一夫之有上農上次中農中次下農亦猶（比例出班爵祿全文是通章結穴處）

錫土分封之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也一夫之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又猶之五等之有公侯伯子男與卿祿夫夫祿上士中士下士之階也近稽周官之書知經野之等于體國深考先代之制識封建之本於井田而先王重農之旨於是為無盡矣天子玉食萬國諸侯奄有方畛即燕飲歌詩而圖繪艱難不敢為厲民之養比之庶人之勤勞而不異大賢受鼎烹之奉外賢膺一命之饟即飲食晏樂而引咨疾苦不敢以浚民之膏比之在官之食報而無奢然則稽班爵祿之制者可不審代耕之義而詳耕者之差焉

（二比稽卓代耕之理方畫）

此節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于君

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而歸本重農尤為從來所未發

耕者之　棄

耕者之所　節　張　標

祿準於農稽代耕之義而明矣蓋祿終於庶人在官而始於耕者所獲農雖不言祿祿準之矣稽其所為代耕者而重祿豈輕農哉原夫爵自上施而祿由下起自上施者見天子之尊自下起者明庶民之重國家所以永寧二者其效也及乎既衰矣爵則無改而祿則遞侵蓋爵以守而長貴故天子獨存其名祿以侵而愈多而庶民兼受饑餓故爵祿之制雖略而君子推夫祿所由來則又干略之中稍加詳焉祿至于庶人盡矣外此則為農夫農夫無祿者也然而由天子以至庶人則祿終于在官由庶人以推農夫則祿昉于耕者沿而下焉以為歸也泝而上之

（便自分明卓犖）（確論亦尚來所未及）（提句透）（耕者二字挈出）

以為基也故先王制祿於有職而於其祿所不及焉者裁之思其勤惰之不齊智愚之勿等則有上中下上次中次之殊其人焉思其力量之豐嗇收穫之多少則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殊其食焉而庶人者獨以優逸之身仰奉貴游使其勞勤無別傲怠不稽寵祿既過而上之人復相乘而相倍焉雖盡百畝以輸公猶無益也且夫周室之官則加益矣而在官之人則甚盛矣六卿之祿不下萬有餘人推此以況羣侯又不下百萬有餘人是故夏時之農四千萬而贏周時之農四千萬而減也今此百萬有餘人者挾其深文巧法之能以出入傲樂于胥署而此百畝之蚩氓者竭其父子夫婦之力以奔走奉遺于輿徒則必將使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傲傲者直無賴于一夫遂將使一夫之勞勞者必不保此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于室家若然則君卿不安于饗燕大夫不安于退食士不安其魚餐而庶人在官者又焉得樂術術之養而無憂哉是故以稽勤惰以覈智愚取其準焉睎吾農人而已以區豐嗇以畫多少取其準焉睎我農人而已然後由此而上衆積輕焉耕者之利也由此而往羣取盈焉亦非止庶人之利也審乎此而班爵祿之略抑可觀矣

氣骨高古波瀾壯闊所講究不是唐宋以下法脉故目空四海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

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于古亦或其一端此意剏闢寫來更極透暢

耕者　張

敢問友孟　全　黃與堅

大友道于天下而德之重可知矣夫友道自大夫諸侯推之至天子而極要皆尊賢而非挾貴也然則論友者可不以德為重哉嘗謂五倫之中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其分皆當使之較然明著獨至朋友一道其分乃貴乎相忘自友道不講而使勢分之說得以害之則幾幾乎無友也盍觀昔之賢公卿侯上迨聖天子所以與人相接者乎萬章問友孟子首以所挾為戒何哉蓋人之取友取其德耳頓德也者非獨大夫有之諸侯有之而匹夫亦可以有之者也則所稱友者又無取乎大夫自與大夫為友諸侯自與諸侯為友天子則竟無友而大夫諸侯天子固

○只○從○不○挾○得○解

○氣○境○岸○異○

皆可以與匹夫為友者也是故使匹夫有大夫于胸中大夫可不與匹夫友則使大夫自有大夫于胷中匹夫亦可不與大夫友推之諸侯莫不皆然以予所聞孟獻子于樂正裘牧仲諸人費惠公于子思顏般以及王順長息抑何風流可思歟夫獻子雖百乘猶然家耳費惠則儼然有國矣猶可諉者曰小若晉則大國也乃平公之待亥唐能于周旋進反飲食微細必誠必敬如此〻亦近古所希覯然而識者尚有譏焉以為人〻取友與士人異唐雖備極尊寵哉而祿位職任初無非常之遇是未逮唐虞之盛也今世人論堯舜大率謂其始為君臣繼為甥舅從未有以為朋友者而我以為古今之真朋友莫如堯舜方其一在平陽一在歷山聲應氣求忽然投分其事固已大奇至于略君臣之名講至賓之好歡然酬對無間晨夕此真可謂忘形之交不分上下者矣要之上下雖有定分賢貴實有殊途所謂貴者固大夫有之諸侯有之天子有之而匹夫不得有之者也至所為賢者則非大夫諸侯天子之謂乃有德者之謂也下之敬上曰貴〻上之敬下曰尊賢揆之于義無妨各盡而人何貴可挾耶貴且不挾又何論長與兄弟耶蓋論交者不自匹夫推之以至大夫諸侯天子則友道不大且不能使匹夫忘其為匹夫大夫諸侯天子忘其為大夫諸侯天子則友道亦不大故曰五倫之中惟友道貴乎忘分也夫忘分者則不挾之謂也

化題之畦町入我之爐鞴非熟于古文叙事議論之法者不易得此詳略倒換之妙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為賢彼挾不貴以為貴幕賓謁客煽詡成風詩文講學為籬落之吠嗥布衲幅巾為馬首之舞拜相誇為交友之大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敢問　黃

仕非為貧　全　張鵬

深不行道之責者因為貧者以立訓焉夫使為貧而仕亦宜如孔子焉耳彼立朝而道不行者責容逭哉且君子之立身也莫嚴於始進始進不正其後未有能正者也故古人得時而駕則毅施赫焉不得已而躬處末秩循分效功皆不得於時者之所為也而荷高爵食厚糈者往往亦借以托跡焉吾不知其人為何如人已何也君子有為道而仕之志無為貧而仕之志惟道不行而士始以貧見矣惟士以貧見而士始有為貧而仕者矣噫仕非為貧也而使仕有時乎為貧此非士君子之過而在上者之失也故為貧者於尊不敢居而居卑於富不敢居而居貧

（始進以正為貧為逆皆有之）（題之曲折都盡人極渾成）（逆從道字以補題前）（一層）

非不欲尊且富也慮位高而任益深也殆為抱關擊柝焉乃可非然則干寵而已矣非然則倖進而已矣（便擊動未節）（直入孔子老）昔孔子者固日以任道為心者也乃一嘗為委吏又嘗為乘田稽其職猶然抱關擊柝者之職求其心猶然舜尊舜富者之心孔子於此蓋有大不得已者也乃卒於會計牛羊之外無他慮焉庶幾不至以位卑言高之罪〻孔子乎（五疫何等了當）雖然朝廷大臣不言而小臣有言非聖世之風也至使大臣不言而小臣亦無言吾不知（抑揚頓）世為何世矣然而大臣不言小臣有言又有所中制而不敢言彼小臣（挫曲盡其妙長沙眉山不是過也）雖素著狂直無所避誅凡此者非以苛小臣之罰正以嚴大臣之責也（一棘忽責重大臣匪夷所思）今夫欲為其事而無其位則曰位不在我也有其位而無其權則曰權不在我也若夫有其位有其權能事可見於天下矣而謀猷不立偉略無彰維鵜貽之子之誚赤芾同三百之譏卑與貧則人甘之尊與富則已受之反不若抱關擊柝者之得展微勞也可恥孰甚哉（一信老橫）于以知立乎人之本朝者必不可以為貧而仕者自媒其短也何也一為貧而仕一為道而仕也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盡乎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奉檄而喜伊川不為妻乞封其義一也退之爭臣論永叔司諫書俱從此章悅出故作者只隨題頓挫隨題轉折讀之便覺有二公臭味

仕非　張

夫義路也　所視　闕　遂

義禮全乎君子所以待世者重矣夫義禮由君子出耳觀于所履所視知是路是門足為天下訓矣見賢者盍思賢之自處哉嘗思國君之見賢所以不敢輕者以賢人之自待先不輕也在我身有難移之操則在斯世即有共範之趨為求之咏歌以考其意而不往見之理明即不可召之理亦無不明爾見賢而不以道是不知其門又何能知其路哉夫君之所以待士者必體士不自菲薄之意而士之所以待己者必全己鄭重出處之心故由往見之為不義而愈有思乎義也由不敢見之為禮而愈有思乎禮也蓋以義即路也而禮即門也小節之不拘恒足展

其弘才然而非生平正直之常矣在我無可易之道則亦無可枉之途（是君子平素本領）

於此而無失其途者惟君子始進之苟輕亦可償于事後然而非周旋（蘇子瞻論賈誼直不明此義）

規矩之節矣一身有弗遷之守則亦有弗易之閑于此而無越其閑者

惟君子夫君子則自有君子之操持也立品偶移當世已窺其經術故（說來可畏人可不自省至）

嘗以一介不苟者維天下之廉恥而率由步趨之度則因是而不爽也（皆從全體中看落得章意之大）

蓋能由者若此而出入者又若此也君子則自有君子之踐履也致君（路門側出得好）

過迫英主亦薄其懷來故嘗以素願獨行者正一身之道誼而是行是

訓之恒且常見其各當也蓋有君子而無失是路亦有君子而無失是（落詩詞）

門也夫義路與禮門兼盡則知君子非獨為我身端其素履即為天下

下示其周行非獨為人主勉其虛恭即為生民全其則傲若大象之詩（補出側我好）

有足徵矣其言周道觀乎路而門可知也其言如砥如矢觀乎義而禮

可知也其言所履所視觀乎由而出入可知也舉動絕于偏黨謂君子（得惟君子語意）

過高其品節而不知人共有路也亦人共有門也由義禮而端其範固

當以尊德樂道者自養其維持名教之經遇合揆諸學問謂君子常淡

乎功名而不知路惟是路也即門亦惟是門也本義禮而正其趨豈得

以謀利計功者使君有輕量賢才之意君子之不見諸侯蓋以此而見（收轉見賢有法）

賢者之不可召也又何疑哉

本為不見諸侯上文說到君欲見賢此又轉收到賢人身上若再根

見賢則預賓失主却又脫離不得看其扣不見抱見賢安放精細○
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為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
字為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註云証能由是路之義此只側出而不
平極得○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
此出耳此皆看書高處

夫義　闕

以友天下

進友于古人而友始全矣夫天下善士亦今之人耳又進而深求乎古
人友之為道固如是其無盡乎且夫居古今人之天下即為古今之一
人則此一人者必能歷天下古今而識其全者也蓋身不徧歷則不精
事不徧攷則不盡于以一人會其同亦以一人揆其異此其事于友道
見之天方而至盡天下之善士斯亦足矣君子曰豪傑有超世之才往
○清○嘯○故○是○向○人○敎○耶○
往為風俗之所使其事不師乎古聖賢有獨往之學并不為氣運之所
留其事必越乎今夫處一日而不知千古之變亦猶處一方而不知天
下之變也盡一世之耳目心思出而謀焉不過極好尚之所至盡千古

○高○嵩○而○下○如○蘇○門○

之耳目心思出而謀焉則已為析衷之所歸夫處今而不可以見古人亦猶居一室而不可以見天下也由此言之則求之古人蓋急急矣所以求古人而論之又必有道矣夫所謂古人者何也想其時必有先古人而生者古人曰其先我而生者是我友也不可不有以紹之明之而古人之統以明其必有後古人而生者古人曰其後我而生者是亦我友也何可不有以垂之教之而古人之統已一則為之書以紀焉詩以歌焉亦既詳且著矣後之人欲見古人者舍是何由哉夫既有以尚論之而又誦讀其遺言我之所以求致乎古人亦足矣雖然天下事待今人不可以過嚴待古人不可以不刻夫古人垂言立教容有欺我之言然古人固有言之而身未必然者非故相違也蓋用經用權事固不可執一古人往往深其意于不言之表以待後人之追求則千載之下亦有知己而出學者之深心乃以明古人之用意抑天下事于今人必觀其大于古人必察其微夫古人動為表則具有顯然之迹然固有行之而不以立訓者非以為疚也蓋用顯用晦理固難以盡喻後人往往求其意于一言之末以為古人之瑕慝則百世之上不白猶多惟是吾人之攷論已明而後古人之能事已盡則尚論而必論其世論世而始知其人古人亦快得此良友矣夫士生千百世之下而欲上交千百世之前既博採之又詳攷之而況于天下乎夫亦慎之至而後交友之道盡

古人即

友古人新穎絕人

所以有詩書

頻出論世机勢流動

論世并出詩書之外妙義未發

矣

淋灕磅礴鋒過紙背讀書論世中至味說得津津痛快以視舍詩書理義之好滾滾馬頭塵其所交盡浮薄齷齪之徒于讀書論世何如也三復斯篇惕然自省○論世惟孟子為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孔子之為至聖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後二比精闢目空湖海

以友天　葉

誦其詩讀　四句　少問敏

於誦讀而知古人則論世之功大矣夫不論其世即詩書亦未可恃也欲知古人者尚其詳哉嘗觀今人難處之事古人有行之而極當者古人已成之事今人議之而反不得其情豈古今人之不相及哉有道焉可以置吾身于千載之上又能見古人于千載之下則有傳人且有傳文矣今夫尚論者將論之其人乎抑從其人之所傳者以為論乎古無不可傳之學問凡其生平所遇每每發為文章以自表見至數傳而服古者遂據以為論斷之資古更無不著作之人材凡其意旨所存往往勒之名山以寓幽懷至再世而好古者遂取以為論辨之本有詩焉有

發端便不凡

從上句遞

遞從容而入

書焉其為後之誦且讀者亦幾〻乎可得其人矣雖然一卷之中我守其成說而人又有其異同遂使古人一人之身忽賢否于千萬人之意見則古人以詩書而愈多不明數世以上彼自寓其隱深而此必欲增其解釋遂使古人一生之事半拘牽于千百年後之編摩則詩書以誦讀而反多不信然則人何自而知論何自而定乎君子曰否有論世之法焉古人為一事必有一事之始終故幾宜未定在衆人皆出其智謀而身其責者不言也何則其所見者大也吾未嘗深鑒其不欲明言之衷而概以成事論之則愚者之所敢行智士若以為不敢壯夫之所能任英雄反以為不能追取其本末觀之而若人之心較然矣且古人為一事必有一事之委曲故變難當前雖前人已有其規轍而生其後者不踐也何則其所處者異也吾未嘗曲諭其不得不然之心而槩以同事論之則有賢人之所安不得求全于神聖匹夫之所快不能上施于王侯追取其當境觀之而若人之行斷然矣欲知其人者可不論其世哉不然是因其人之有詩書而為之誦讀反因誦讀而不知為何人之詩書此章句之學非尚友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于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得聖人之義是非衡決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而折衷之乎讀中後四比沉酣駿偉令我遠想茫然

誦其詩　史

有不必深攻而可破者杞柳之辨是也夫杞柳之似性與否亦何足深辨而仁義之無所戕而成則不待智者審之矣此所為即其說而略攻之也且凡物皆可言似獨人性不可以似言非不可言以其似之而非不若取而寔之以物也寔之以物謂何仁義是已仁義是以為性乎不可取仁義而謂之性猶之取夫人之有手有目有趾有耳者而以謂之人也云爾取一手一目一趾一耳而以謂之人焉不可然天下必無有去而手目與而趾耳而以謂之人者聖人以是為可以全吾說而無疵矣告子之學何自乃取人性而強似之曰性猶杞柳義猶桮棬見其意

直入最上一層

所見既高出于便肆淨蒙莊之遺

似有感乎天下之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者為之辭而不得而強泝諸混同無物之初以求行其冥頑寂滅之教其為義誠高而志亦良苦然其如說之悖謬而不可通者何矣夫天下無生而植之桮棬易知也天下亦無既為桮棬猶然此生而植之之杞柳易知也且使桮棬成而天下之為杞柳者必無以自存則是仁義成而天下之為人性者亦無以自存也微特人性無以自存而已且將使吾仁之說行而天下無完父子吾義之說行而天下無完君臣則是仁義存而吾之君臣父子亦亡也又微特君臣父子無以自存而已且將使天下之為仁者非斷吾之一膚一髮即無以濟一物而天下之為義者非斷吾之一臂一指即無以濟一事也則是仁義存而吾身之膚髮臂指亦亡也夫天下之為仁義者多矣其不待去而父子夷而君臣斷而髮膚臂指也審矣則告子之說其不足禍天下亦明矣然而告子則嚾嚾然曰吾將泝諸混同無物之初而行其冥頑寂滅之教且以是而笑夫天下之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者也則甚矣告子之愚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為喻而輕輕下一為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為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罅漏百出不攻而自潰行文洞筋擢髓人一往蒼古奇恣以氣勝而不於字句求工然知此而愛效之者蓋鮮矣

告子數章病根都透

爽然而解听然而笑

戕賊禍天下蓋浮痛快無比

直使告子

性猶　陳

性猶杞柳　全

仁義即性急與為之者辨焉夫杞柳非即桮棬必為而後成人性即仁義豈為而後效哉故窮其說有不至於為禍不已者且自性之說不明而天下遂莫知性所自具之理故輒求理於性之外勢必執理以衡性而性與理見功卒且毀性以從理而理與性見罪至于理任其罪而性之為功亦不幸矣夫本天而有性之名本性而有仁義之名而性與仁義不得岐之為二言性而仁義在其中言仁義而性在其中而性與仁義又不待強以所無然人之不能見性亦久矣自性有裁制之宜而義出焉則見為義不見為性矣自性有聯屬之愛而因以見裁制之宜斯

（○陽○明○看○義○理○都○在○）

（○良○知○外○世○所○以○害○良○知○也）

（○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為○字○亦○指）

義字居多

仁與義竝出焉則見為仁義不見為性矣見仁義而不見性遂疑其兩不相屬故性與仁義告子竟以杞柳桮棬比類而同年語也杞柳非桮棬而可漸至于桮棬桮棬即杞柳而不能復見為杞柳者是固有所以為之也雖然是豈可以言性哉人雖至愚必知為善之可樂故不必聖賢之倫而遇仁義則欣然喜遇不仁不義則怫然怒者無他不仁不義非性之所順也人至不肖亦皆牿亡之使然故即當陷溺之後力行于不仁不義之金而不能無偶仁偶義之日者無他仁之與義吾性之所順也然則莫不順於不仁不義而莫順於仁義而豈有待於為哉如仁義而有待於為則於性為不順於性為不順則且於性為戕賊於性為戕賊則天下無全人天下無全人則仁義為人禍此為之之說可行于杞柳桮棬而必不可行于性與仁義者職是故也夫性即人之所以為人耳故必自愛其人而後謂仁必自治其人而後謂義如必戕賊其人而曰此仁也義也則人已戕人已賊而仁之為仁義之為義又安所附以見哉告子之言孟子所以窮之而不能解也

（折出為字）

（順字對為字故者以利為本惟其順也）

（一氣折節如水奔焉）

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此處提破連後食色孟季子二章張本都見陳定宇以為脫一仁字猶額頂在握定一為字信筆直書波瀾起滅無非古大家氣脉

性猶杞柳　全　徐乾學

舉性與仁義而二之、大賢所亟辨也、蓋桮棬有待于為、而仁義無待于為、如告子言、是歧仁義于性也、孟子故亟斥之、且言性者、言理而已、理與氣同受于天、而其純備者為理、理非氣之謂也、自夫以氣擬理、因氣之無善而謂性亦無善、將反之以為功、從事于所不易、則天下滋懼焉、如告子之論性是已、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也、故其言性者不一、始欲自堅其說、必為之假象以達意、以求勝于聖賢、而終亦無能自辭、其言性也、謂生而有性、特其氣耳、機智未分之時、不自知其為性、則喻之杞柳、其言仁義也、謂行事而有義、不關性耳、材力既用之後、不獲已

而為義則喻之桮棬言性必言仁義性固有仁義之具言性可不言仁義性本無仁義之名性無待而仁義有待視乎其為而已天不能以生杞柳者生桮棬天必有資于人人不能以成桮棬者成杞柳人人絕遠乎天杞柳無待而桮棬有待亦視乎其為而已此告子之說謂終無以難之也孟子曰是烏足與言仁義哉杞柳一物也桮棬一物也始之杞柳非即後之桮棬天下始有其質繼有其器者則在彼謂質而在此謂器形異而名亦異若夫人之愛親曰仁而仁即性也人之敬長曰義而義即性也此豈有始然而終不然在彼然而在此不然者哉且為桮棬者不能順杞柳以為之勢將戕賊杞柳以為之以性為杞柳則必且戕賊性以義猶桮棬則必且戕賊性以為仁義人所以成者性也戕賊性則何異戕賊人與天下之人莫不尊性樂仁義而畏戕賊與言性在是仁義即在是有順適之樂而無矯拂之苦何憚而不為仁義今言性在是仁義不必在是逆而致焉強而就焉欲成仁義先以害性亦何愛而為仁義是子言不為仁義功乃為仁義禍也蓋人性之不同于杞柳有較然者孟子即其論以折之姑未與深言理而告子窮矣其言性無善者俄而為無善不善之說其言仁義皆外者俄而為仁內義外之說而揔之舍理言氣以生為性告子於是終不悟哉

告子天資剛傲看其辭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直折其非而

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于太原之意也。然理必極明。辭必極快。理明處只是入情。辭快處要在刺骨。向少作支離鶻突。幾何不為此老所揶揄耶。文只就地翻瀾。而清蒼劲利。所稱水截蛟龍而陸剸犀象者。

性猶　徐

性猶湍水　全　李嗣真

時人渾於言性。大賢定其本而推其勢焉。夫善者。性之本。而可使為不善者。勢也。渾而言之。烏乎可。且天下無至定之理。則生初之事不可得而明也。而天下無不定之說。則生後之為不可得而解也。以至定者歸之本。以不定者歸之勢。雖人類紛紜。而不可惑其降命之原。告子之言性患在不知其本與其勢也。彼其見天下之人。為善者如此其多。為不善者時亦如此其多也。二之則不容有兩性。一之善則無解于其不善。一之不善則亦不安于性惡之說也。故舉而況之湍水。況之湍水之待決而後分也。夫人而明于性之說者。目前之物。皆可以相明。而性之未

（兩路極定）（學句清楚）（發洩出告子詖淫邪道）（此意更佃）

明者即其目前之物而亦不可知此物之盡際也告子知湍水之待決而後分而不知上下之分于一定則是水之盡際猶未明也而況性乎哉苟明于水也吾亦將曰性猶湍水矣何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也此所性之本者然也雖然猶有疑焉水就下而天下無不下之水人性善而天下有不善之人無說焉以處之我以就下而明其本善彼亦以就下而明其本不善奚不可者而試觀不善之人其有所溺而為之乎其無所溺而為之乎吾知其必出于有所溺焉者也其有所驅而為之乎其無所驅而為之乎吾知其必出于有所驅焉者也有與為溺有與為驅人之為不善亦無知其本善者何矣水之下也奔流狂波無迴淵焉而不能不從其勢而為過顙在山之水者搏擊使之然也又況于人乎哉故知其本則無疑于生初之善也知其勢則無疑于所為之不善也苟善惡皆出于為也告子亦第言善足矣而斤斤致辨于無用之性奚為哉

確妙孟子詳方怨正在知言

直折到告子知老夫突獄

無不敏快

折出下節風轉帆側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宗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迹迹從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為鶩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

若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發明及此。大非恒徑所到。文致靈變。更足以盡其奇。

性猶　李

生之謂性　全　賀寬

偏於生之說者、就所以生而窮之焉、夫性本與生俱。惟有所以生之故。而後人物不察於性也。孟子之言出、而告子其窮矣、今夫性。固兼理氣者也。乃孔子之時。識性者多。故言理兼言氣。而性自從理以重。孟子之時。言性者多。故言理不言氣。而性不從氣以輕。則夫遺理而專言氣。雖其論甚辨。而動之以人物相殊之理。則必不忍以物同人。而其說始窮。若告子之言性。固遺理而專氣者也。以杞柳方之。以湍水方之。而皆不能伸其意。乃生之謂性之說。則又有不可盡非者。試思吾人未生以前。有大命為之主。遞推吾人既生以後。有人事為之端。而獨此天與人不

（源流井然）（道得微）（告子以前諸說。其病根皆出于此耳。）

甚相分命與事不甚相接人之所以為人即物之所以為物皆有性焉以司其用者也然謂萬物與人均受性於天則可若謂人與萬物均出于一性則不可而使其不然則何必以人輕物即以萬物之中無端而受一白之名則不必計其所以白之物而羽之與雪〻之與玉問其名則是問其實亦無論所為非乎此孟子設為變辭以試之告子聽其固然而然之使告子於此而一曰不然再曰不然則白與白同名生固無所為殊也羽與雪與玉異類所以為生者自不一也能識生亦能識性惟其初漫應之為然總漫應之為然則知白為總稱而即此是生者即此是性也物皆一體而生猶有不同性則無有不同也未識性并不能識生至于生之不識而人且降而之物矣宜孟子有牛犬之難也告子人何以應之哉告子之說主氣〻則以天而輕人者也創之者雖近於自然流之既久則人盡安于曠逸且以為無可如何之事而托性之名以自寬孟子之學崇理〻則以人而成天者也辨之者固出于至精示之以異則人始覺其純全且知求所以相殊之原而就生之名以自立此本子思率性之說而欲以教天下也故與告子辨論獨詳卒莫能難焉

此氣也而有理焉君子不謂氣也

告子不得不應耳非漫也

告子正不知天〻即理也

孟子正要知天事天

筆力清老故無含糊縮朒之言而其摺捩處尤脫跳如生龍神馬不可控制○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辭闢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未嘗

不是孟子為流弊立教故為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為聖人也

生之謂　賀

公都子曰　全　馬芝

合才情以明性、秉諸聖言而益決焉、夫才也、情也、皆性也、一証之詩、再証之聖、而性善之旨、不益昭然也乎、且性之善孔子所未言而孟子言之且微獨孔子所未言併堯舜文武所未言而孟子言之言之從而析之性不析不著言之從而辨之性不辨不同如是而無善無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始見于氣者然也可善可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既入于習者然也有善有不善之說亦可存也性之偶殊于質者然也而孟子概置之為非曰吾不正其原則其流不可得而止矣不定其趨則其變不可得而問矣天下而有不善之性也天下有不善之情乎哉無不善

（更奇）（逆木節入手奇甚）（知性）（善之為至理前說亦有次第分有處）（原頭只有性善）

之情而容有不善之才乎哉人而惻隱人而羞惡人而恭敬人而是非可謂非情乎惻隱為仁羞惡為義恭敬為禮是非為智可謂非性乎堯舜也文武也幽厲瞍象也紂也微啟比干也人無異人心無異心也心無異心才無異才也才無異才情無異情也情無異情性無異性也惟詩咏之惟孔子讚之矣詩稱物則不忘本也稱好惡彰綏猷也孔子言必有斷之以理也言故好決之以情也性善情善而才無不善人豈得以罪才者而罪性情才善情善而性無不善人即疑性人何得并疑才情乎

（倒點出前文奇）（一筆直下）（如疾風掃葉）

長題只標舉大義便須簡說枝葉然至討好處又正要枝葉點睛得妙頭現尾淺東坍西漲不測其金針之所度然畢竟是枝葉也其本領只是一氣直下○知性善之理一則三說皆可以辯論性氣質之分殊然無善無不善畢竟不是不可存也

公都子　馬

乃若其情　二節　戚蒲

以情之善徵性、則亦可無疑於才也、夫有可為善之情、乃有可為不善之才耶、兩証之而性善益明矣、且天下之不可為者天也、其可為者人也、自吾言之、近乎天者、不可為而有可為、恃乎人者、有可為而或至於他為、而要非終于必不可為、此皆性之使然、天人豈能強之哉、為不善之說者、亦知性所謂善乎、初生之氣以漸而趨變、有情之不若忘情也、多才之不若無才也、各從其未形而求焉、文武不必獨仁而幽厲不必獨暴也、然神明之物有驗則易還、性之所至而情亦至也、情之所至而才亦至也、悉依其由來而出焉、堯舜有生而聖、象紂無生而狂也、而猶

頓推逆潮曲達理奧

本地風光自生奇變

乃若語勢明曉

曰性不可知乃若其情而亦不可知耶語之以忠孝而卹然疑語之以父子君臣而瞿然覺有滅性之人無毀情之人也然而情之不可毀者即性也動之以中和而猶勉然思動之以喜樂怒哀而無不快然赴有矯性之人無強情之人也然而情之不可強者即性也故有過情而忘返者而終是人之過情非情之過人則性之善者自若有不及情而厭望者而終是人之未嘗及非情之不足於及則性之善者亦自若如是則盡人為善可矣而何以天下亦有為不善者此為之之故乎抑性予以為不善之才之故乎既有其為之之能則反而用之其於才必大有所成且既有其為之之能則力而止之其於才必別有所著君子於此固當以為才功也而窮理至命之既效亦或忘其功於無名即不然亦宜為才補過也而窒慾懲忿之方艱又未嘗要其過於無咎乃因有為不善者竟以非其罪之果才之罪也哉如以為才罪則必其情之不可以為善而後可也而情豈其然哉生人有一至之才而必無一至之情之全至者才能以其情見才之一至者情未始不因其才見也而不可謂才并無一至也天下有不達之情而必無不達之才之必達者才能屆乎情之餘即情之不達者情又可陰用乎才之良也顧奈何以不達疑才也要之歸於可為善則情才兩得矣

此等機辨自非向郭所及

下節意已該盡

夾發無剩思無疑理

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溯洄而上故極明顯真實所謂求故以

利者也二節虛〻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令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此處但以虛衍挑弄則意思不盡而鑿然指陳又嫌其太盡斯能直取下文義解言之却仍能留題不盡故天下惟明快者能含蓄耳不明快而求含蓄都是糢糊影響

乃若 戚

仁義禮智 耳矣 張永祺

性有自足之善人不容輕牽其心矣夫仁義禮智善之見端於心者也孰非性之固有奈何有弗思者哉且吾論性善而必驗性之動〻者情也才也而所以受之者心也心參善不善而其順應無私者無不善心能為善亦能為不善而其深人不窮者無不善故人有必善之心〻之原始於內者不容誣也人有為善之心〻之受裁于中者尤不容昧也彼言性紛〻不一其見大約謂仁義禮智心之外焉者耳豈知論賦予之自則性先而心後〻者命於先則善之根心而見者性為之藏也論應感之機則心動而性靜〻者聽於動則善之本性而形者心為之焰

惟統于心故求之在思一連數轉題中精意無不遂闡

性心分得明白

也是故仁義禮智豈外鑠而非我所固有者哉太始之未判也無有乎性并無有乎仁義禮智然而流行變化理之備於命者天不得而私之人亦烏得而謝之一理足以生一心而百心不能離一性則居中而御四者之在人原無易竭之虞也人生之陷溺也不見仁義禮智并不見有性然而平且清明則心之存乎氣者天不得而操之人又烏得而絕之一性足以統萬心而萬感不能亂一性則遽始而命四者之在人恃有至足之源也然又非可順其自然而冥焉以置之也當其充足於中則心既載性而處及其形見於外則思又輔心以行故吾心衆具之良

此却說不得

習氣

隨蓬轉索落思絕不費力

蓋之者無不全則焰之者無不徹彼一慮而百效者豈非思之有獨重乎而何以人之盡昧然也理繁而心畏其多心亡而理傷其盡以不思之心棄心不可言也以不思棄心而即以罪心尤不可言也吾心自足之理守之者不厭其愚入之者深服其悟彼千慮而一合者非思之有獨尊乎何以人之盡惘然也就私則機變愈生遇理則聰明立詘以不思之心罪心不可言也以不思罪心而即以罪性尤不可言也是故言性不言心天下將以性自遁矣吾循其依性之心而性之從心分應者確有可據之良見性不見心天下又將以心自誣也吾深其察性之心而性之因心不昧者乃復其本來之量然則仁義禮智夫人而具之矣我則不思而妄言不善豈才之罪也哉

心思與性分得明白

說理必須如此着痛痒他人隔鞾爬搔老大不快○惻隱羞惡情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發揮至仁義不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數者一一分明下筆自無蒙翳

義禮　張

詩曰天生　節　徐皆鳳

性善之說本於詩與聖言無異旨也夫秉夷好德詩言之而孔子復贊之亦可以見性善之說之有自來矣何異說之足惑歟若謂今之言性者紛然吾不知其於經何所據而於古何所傳也蓋性情之理前人言之已詳吾儒立說亦止尊其所聞以與天下共明其學之有所本理之不可誣而當世始不惑于新奇之論爾性善之說豈創之自我者哉六經皆言性之書而言性兼言情者無過于風雅之詞列聖皆明性之人而明經以明性者莫昭於洙泗之教則試述蒸民之詩曰天生蒸民邇乎性之原而言之也曰有物有則民之秉彝指其性而言之也曰好是

○性情才已道盡此只証據是

○點次分明

彼皆非也

懿德從其情之發于性者而言之也夫城齊之役方行而清風之誦載
（閑情排宕）
（文章老成處）
作其所美者有令儀令色之修其所重者有不茹不吐之德乃必本蒸
民而著其秉夷而徵其好德是詩也豈猶然屬詞比事之文也哉宜乎
孔子之嘉歎而不置也不知性者不可謂知道而詩之言物則也如此
則其所悟已不隔于人生而靜之初不知情之為性者亦不可謂知道
而詩之言好德也如此則其所求已克會夫感而遂通之際蓋維皇之
（則在物先即在物內能發此德必字不煩挑剔）
降衷氣未孚而理先具焉則乾始坤生總相成以總善之體而豈有無
則命物之事我生之稟受形甫肇而理即托焉則靜耑動直既共承其
（出落精明）（也故二）
各正之質而安有一物無則之時且物則之著而為德以吾性之德而
遷以吾性好之故聖賢固有服道之樂而庸愚亦多為善之娛秉夷之
動而為好以吾性之好而即屬吾性之德故忠孝皆非矯強之為而節
（只添得幾箇虛字耳）
義俱見從容之致此孔子之言非有加乎詩之所言而詩之所言得孔
子而益彰也然則有異于性善者請以吉甫之詩正之吉甫不言一人
（德攸性疑）
之性而必統蒸民而言之夫亦可見人性之無所岐矣抑有疑于我之
言性善者請以孔子之說証之聖人欲明萬世之性而即舉詩詞而繹
（總收彼皆非意）
之夫亦可見論性之有所本矣彼三說者何昧昧耶
理在氣先亦即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泯然無間後
來欲說即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合一也孔孟之合一重在

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彼說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數矣于此獨見分明○有物句是証結性善民之秉夷二句是証結情與才之善即性善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据之意重好德句人都平舉不及此層次之為密

詩曰天　徐

孔子曰為　半節　許　繕

引聖人之贊詩者蓋徵性善于情矣夫好非情乎而曰則曰秉非性乎孔子深味詩之知道而性善復何疑哉今夫性之善不明而取驗于情情之善既明而還信夫性此非予之私言也理關于經者名目繁而要歸一道衷諸聖者原本晰而端緒清夫蒸民之詩為山甫作也尊其原（首句詩）（已其性善補闡妙理）于天而綏厥恒于民此可得性善之旨矣雖然詩之難明有二其一在（物則側看乃得必字）物則之平衡也夫平物則而分著其有似兩重矣惟于兩有而獨著其（淺好合看乃得故字）必有始尚有所重耳其一在秉好之分屬也夫分秉好而各予以夷懿之名亦各不相統矣惟以好懿之故予秉夷始內有所統耳乃孔子以

為讀是詩也由物則之辭而觀之自外合內之道也由秉好之辭而觀之自體合用之道也詩人其知道乎曷言乎自外合內也夫物其外焉者也而古聖哲之踐形者不以為外不以為外是以知內焉者之可必也故有物必有則亦不過此有物有則之語而吾著之以必著之以必而詩人乎自外合內之道誠洞見大原矣曷言乎自體合用也夫秉夷其體之存也而古聖哲之立命者寔見其體寔見其體而後知發焉者之有故也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亦不過此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語而吾予之以故予之以故而詩人乎自體合用之道誠貫徹本末矣然則聖人之說詩非有溢辭也增加其辭而已而義有悉了者焉明于其必而知善外無性也審于其故而知性善外無情善也要其一性耳對物而言曰則麗民而言曰秉夷因其可好曰懿德而好懿德者情善也其能好者才善也其則之秉之而能好者情善才善皆性善也孔子豈欺我哉

明道先生善言詩不曾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節但將必字故字托出分明通章筋脉洞然又正得明道談詩之妙

孔子曰為　許